

岁月无声 母亲的爱永恒

我们,永远是她的“小孩子”

@陈朝艳
那天,我与妈妈漫步永安溪边。我举着手机在寻觅拍摄角度,脚下疏忽,差点被凸起的石板绊倒。“当心!”妈猛地拽住我的手腕,力道大得让我趔趄了一下。回头望去,她满脸紧张。“妈,我又不是小孩子了。”她松开手,嘟囔着“就你毛手毛脚”,然后走到我左侧,挡在靠近湖水的位置。妈妈总说“走路要看着点”,也依然保持着这份本能的担忧。

@徐晓珂
我躺在手术台的无影灯下,护士俯身递来一副耳塞:“你妈妈让拿进来的,怕你听见器械声害怕。”生产过程漫长而又短暂。我被推向病房,电梯门缓缓开启,一个熟悉的身影冲上来,撑开自己的大衣,为我挡住从走廊缝隙中钻出来的凉风,嘴里念叨着“不能吹到风,不然会落下病根”。无论我长到多大,都是妈妈要呵护的孩子。

@蔡汶君
那天,结束在娘家短暂的相聚,我将返程。“慢慢开,到了打电话报平安!”妈妈的声音隔着车窗传进来。我回头,看到她红了眼眶。妈妈前一天一大早就开始忙前忙后准备我爱吃的菜,又给我车的后备厢塞满土产。我摇下车窗:“妈,你快回去吧,别送了,我看着心里难受。”她摆摆手,挤出笑容:“你放心走,我看着你走……”

@谢瑛
“别睡着啊。”妈妈叮嘱着,可小小的我实在太困了,眼皮一直在打架,小脑袋一点一点的。不知何时,我的双手松开了妈妈的衣角,天旋地转,重重摔在水泥地上,耳边是自行车倒地的“哐当”声。迷迷糊糊中,只见妈妈飞奔向我,“摔到哪了?疼不疼?”她的声音里带着颤抖,眼角泛着泪光,把我紧紧搂在怀里……

@胡晓丹
每次回娘家,耳边总是响着妈妈的絮叨:想吃啥,妈给你做;冷不冷,要不要暖手宝……妈妈是个好热闹的人,爸离世十年,她一直独居。每周末,是我们的家庭日,妈早早地准备好美食等着孩子们来,这时也是她最开心的时刻。而当我们离开时,她总是攥着我的手,路上慢慢开车,小心点,多穿点,不要受凉……

@杨国华
父亲已经去世,母亲不愿进城,独自生活在老家。妹妹每到周末定去看望母亲,每次推门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母亲坐在沙发上等她,这种期盼的眼神使她感到内疚。为了珍惜与母亲相处的时间,妹妹尽量多帮母亲洗洗刷刷,多与母亲说说话,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回忆,都能使母亲开怀大笑。

她们,是我们的后盾

@王莉娜
我怀二孩时,大儿子突然生病了,家里一下乱了套。妈得知后立刻赶来帮忙。她每天变着花样给我做合胃口的饭菜,生怕我营养跟不上;又担负起照顾生病的外孙的责任,带他去医院看病。妈不知疲惫的身影,为我在最艰难的时候撑起了一片天。

@杨虹丽
每天,婆婆最早起床,做一大家子的早饭。然后送孙子上学、洗衣服、打扫卫生,再接孙子放学,忙忙碌碌到晚。那年,我们还在老家住,每晚,婆婆都会拿着最大的手电筒,到公交站接我下班。因为要走村道,有她陪着,我一点也不怕了!

@何强
年初的一个傍晚,我正值班,手机铃声响起。电话那头,是妈焦急的声音:孙女的手被炭火烫伤了!但她又立刻安慰我:“你安心上班,我已经用冷水冲洗过了,现在马上带她去医院。”声音略显颤抖,又透着沉稳。接着,她开始自责起来:“都怪我,没有照顾好孙女……”爸走后,妈一直帮我照顾着一对儿女,还常常自责“没照顾好”。妈,您不用自责,没有您的倾心付出,哪有我专注于事业的安心?

@吕燕芬
生产前,妈说过最硬气的话:“二胎你们自己带,我身体吃不消了!”我在产房里疼得发抖时,她的手却最先伸过来让我咬。凌晨两点半,女儿的哭声比闹铃准时,妈悄悄将女儿抱进她的房间,还不忘给我盖好被子。五点,七个月大的小女儿又在她怀里哭闹,妈轻晃着身子,哼着走调的摇篮曲。妈年轻时落下病根,如今站久了腰就疼得直不起来。可自从我开始四班两运转的工作,她夜里的睡眠就变得和我一样零碎。七点,我洗漱好,看见她歪在沙发上浅眠,怀里还搂着熟睡的外孙女。茶几上摆着温好的早餐,保温杯里泡着枸杞——妈说,上晚班伤元气。

@吴耀元
2021年的“五一”,我收拾着渔具,随口说:“家里有个鱼池就好了。”妈听进了心里。第二天天未亮,她扛着铁锹站在门前:“走,挖沙做鱼池去!”妈还想独自挑沙,在我的坚持下,才同意和我一起抬。可我这头明显轻了许多,原来她早将筐子挪到了自己那头。印象里,无论我做什么,妈都全力支持。妈妈说不出漂亮话,但那沾满泥土的掌纹中,藏着我闯荡世界的勇气。

@陈静苑
那是产后恢复上班不久的一个中班,晚上八点下班回家,餐桌上盖着碗的饭菜早已没了热气,油花在菜汤表面凝结成细小的圆斑。“妈,还没吃?”“孩子刚合眼,我怕一动他就醒。”妈轻声解释。妈妈永远挂着笑容说“不累”。可她伸手接过我的包时,我看见那双布满青筋的手在微微颤抖。她眼角的皱纹里,还沾着未擦净的奶粉渍……

母爱,融化在一点一滴中

@胡佳怡
那是2017年1月19日的下午,因我想骑妹妹的自行车,姐妹俩起了争执。吵闹声惊动了爸爸,他了解情况后,偏向了妹妹。委屈和愤怒,催着我跑出家门。夜幕降临,爸爸妈妈找到了我。妈妈听我诉完委屈,心疼地抱着我,批评爸爸不该偏心。到家后,她又教育妹妹要与姐姐和睦相处。自从妹妹出生,我常听长辈说“姐姐要多让着妹妹”,那些被误解的时刻,那些无人倾听的委屈,在我心里积压了很久。是妈妈,在我内心最敏感脆弱的时候,温柔地接住了我。

@余湖丹
1999年的暑假,妈妈带我去买新衣服。我一走进市场,就觉得不舒服,一口气没喘上来,晕过去了。我是在颠簸晃动中醒过来的,恍惚中觉得枕着的位置很温暖,反应了下,才发现趴在妈妈背上。她背着我在人群里跑,带着哭腔一直喊我:“丹丹,丹丹……”她从没这么焦急无助过。我张嘴想回应,却吐了,吐了妈妈满头满脸。我忘了后面是怎么恢复的,但妈妈身上强烈的母爱和温暖,记忆犹新。

@姜晓玲
小时候,家里穿的毛衣大多是妈手织的,她把旧毛线衣物拆了织,织了拆,但独独为我买了一团粉红的新毛线,为我织了条粉红色的连衣裙。妈用了耗时的镂空织法,再配上莲花叶般的袖口和波浪纹的裙边。我在睡梦中依稀感觉妈在昏暗的灯下织毛衣的样子,她时而飞起数

十针,时而把毛衣放在我身上比量。穿上它,我开心地在太阳下欢快地转圈,遇到过路来往的人,我就会拎起裙摆的一角向他们展示:这是我妈妈亲手为我织的!

@许国良
餐桌上摆着一尾鲜鱼,妈妈将最肥美的鱼腹肉仔细剔下,夹进我的碗里,自己则专注地啃着刺多的鱼头鱼尾。“妈妈就爱嗦这些骨头,有滋味。”稚嫩的我信以为真,直到岁月为我剥开这温柔的谎言——那分明是母亲用最朴素的演技,为我编织的爱的童话。

@李琴
凌晨5点,天未亮,厨房灯先亮了。妈妈踮着脚,小心翼翼地从橱柜里拿出准备好的食材,揉面拌馅……一起动作都是轻轻柔柔的,生怕吵醒正熟睡的我们姐弟仨。天蒙蒙亮,我们陆续起床。妈妈准备了白粥、糖饼、鸡蛋,叮嘱我们:“天冷,吃饱了出门上学就暖和了!”“鸡蛋必须得吃,有营养!”有时还会摸着我的脑袋笑着说:“小馋猫慢点儿!”又到母亲节,身在异乡的我,对远在武汉的妈妈愈加思念。妈妈,女儿好想您!

@陈利芳
“小燕子的发型可不简单,得耐着性子梳”。十五岁那年夏天,《还珠格格》热播。每个周末清晨,我总赖在妈妈的梳妆台前让她给我梳“小燕子”的头。镜子里,我穿着花裙子,顶着格格头,忍不住转圈圈。妈妈倚在门框边,眼角的笑纹比发饰还闪亮:“我们家的小燕子要出去玩啦!”

她们,是生活与工作中的强者

@陈中
母亲生活中很节俭,但对工友们很大方。她是丝厂的工程师,女工缫丝工作很辛苦,特别是立缫,被蒸汽和热水渗透饱满的每个蚕茧的丝头被“禾秆”扫出来,大约2000粒鲜茧才能缫一斤丝。一天站8小时,手还在开水里泡着。母亲很体谅她们,常常邀请她们来家里玩,还拿出家里准备过节吃的青蟹来招待。她们都是最美奋斗者!

@赵瑜
那天赶着上班,可巷道挤满了车子,倒车时“滴滴”的声音,让我忙乱地左右打着方向盘。“倒!倒!”车尾传来熟悉的声音。回头,是婆婆踮着脚在指挥。以前帮我倒车的是公公,公公走后,这个总说“女人开什么车”的老太太接了上来。她其实分不清方向盘该左打还是右打,却仍固执地站在那里,用佝偻的身躯为我护航。

@张熠凯
那年,全家都得了流感。我疼得哼哼唧唧,喉咙像被砂纸磨过,连吞咽口水都成了煎熬。昏沉之际,妈妈端着一碗汤,轻轻搁在我床边,声音带着几分沙哑:“儿子,醒醒,妈给你炖了冰糖雪梨汤。”我心疼道:“妈,你还发着热……”她笑着安抚:“我没事,你趁热喝,妈收拾收拾。”说完出了房间。我强撑着起身,端起汤碗。直至今日,我仍觉得那是我喝过最甜的冰糖雪梨。

@周圣赐
妈妈是家里的大姐,过早地承担了生活的重担。我刚从农村进城上小学,一次早自习一个男同学打我,还把我的书包扔出教室,我哭着寻到在菜场卖菜的妈妈,她立即放下手中的秤杆,拉着我去到学校,呵斥霸凌我的同学,那个同学以后再也不敢欺负我了。妈妈放下的是为了我们吃穿用度的秤杆子,挺起的是我以后面对挫折困难的腰杆子。

@汪晓紫
那年我6岁,贪玩,一个人跑到马路中间捡石子。一辆摩托车冲过来,就快要撞上我时,妈妈像超人一样扑过来,一把将我拽进怀里。我吓得尖叫,她也吓得脸色发白。妈妈搂着我,声音很轻:“别怕,下次玩要看好路,不能乱跑……”现在想想,那时候最该被安慰的,其实是浑身发抖却还强装镇定的妈妈呀!

